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荀子卷第十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第子稷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昭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

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

舉為標首所以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

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今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屏猶蔽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

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倬謂不欲見內外不察衆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

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

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鶚氏著論深是高說以為

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字在

門屏之闕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據其說存之

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人執車言不暇待馬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

至故輦輿就馬也

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

王命召已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山於衣而服冕即袞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袞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

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

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觀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

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天子御珽諸侯御

韋弁謂以爵韋為韠而戴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

茶大夫服芻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

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

茶讀如舒連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

弓朱弓此明貴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却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

賤服御之禮也則以卿為以其教出舉行謂謂戒令舉行謂謂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大夫為

上介也以其教士舉行謂謂戒令舉行謂謂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大夫為

出也謂謂戒令舉行謂謂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大夫為

傳寫往往中音律謂謂戒令舉行謂謂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大夫為

失文士徐夔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仁者守然後明諸侯出疆聘人以珽問士

之使仁居守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明諸侯出疆聘人以珽問士

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者聘他國以珽璋也問謂訪其國事

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

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

諸侯召臣以瓊斂缺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違與之缺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郝懿行曰士即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悞而語未明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

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摯如魯哀公執摯于周豐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

先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

也○盧文弨曰紫聘禮記曰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也之義也○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

不敬交疑不敬文之悞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

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文悞為敬交猶彼敬文悞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悞敬文二字本書

屢見故不說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

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當以禮示人也此明為國

熱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傳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稱道經曰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脩書俞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

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悞據古文尚書為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故禮之生為賢

大略篇

二

埽葉山房石印

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學於君疇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

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

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

黃帝學于太填顓頊學于稷國帝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昭禹學于西

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虛文昭

曰案新序五太填作大真古今人表作大填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

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鉸時子思

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練麻而已其禮皆可畧也禮記

致毀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

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

音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

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

郭嵩焘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梱之內庭戶之間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誤

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而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

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

勿彊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

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悞

禮之大凡事

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

不可太質故為之飾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

庸功也庸庸勞

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

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

倫理也此五者非

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親非義

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

仁有里義有門

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

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虛讀為居殺之悞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因借為居字非居殺之悞也王念孫曰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

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

也亦當為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則說非義也義字不悞此文云

仁非其理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

遂理而

不敢不成義

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

○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

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悞耳相見和字作和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

知楊於不知下加

和而不發不成樂

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

其意二字失之

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

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

得中故曰其致一也

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

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



為道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襪玩好曰贈玉貝曰含

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室宇之屬何休曰此

皆春秋之制也賄猶獲也賄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也賄猶遺也遺是助死賄賄所以佐

生也贈襪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特喪百

里賄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吊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者政之軌也如軌為政不

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

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

賊害策編竹為之所繫其憂甚速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

後易之以玉馬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憲先事慮事謂之接接

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憲謂之豫豫則禍不生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

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弟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

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

聚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弟三策也禹見耕者耦立

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

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

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獮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

以禮是舉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

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平衡謂整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列○亦與行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

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

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

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

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復一命再命三命也

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言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為序也

君臣不得不尊

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

不得謂不得聖人故之禮法驩與歡同

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聘問也享獻也私

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大而悞

觀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

云享獻也既聘又

東錦以請觀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觀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

儀修飾或曰穆穆美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

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

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

為人臣下者有諫

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諍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思也怨謂若公弟叔胥衛侯之弟鱗志謂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

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

謂君臣為讒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

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

謂君臣為讒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謂制度精麤設宴也

○王念孫曰設當為讒字之悞也

故楊注云讒宴也亦悞作讒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故楊注云讒宴也亦悞作讒



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証

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威感也以高下

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也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

敬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

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寧和樂之數此言珩璆之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數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

趨以米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數步驟之數君子必珩玉右微角左宮羽

節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証君子聽律習容而

後士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為出說見上霜降逆

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

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

所介反○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

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貌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

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遇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

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違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

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

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

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

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

人霜降始逆女冰洋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  
未省照乃云此悞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  
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悞歟五古大王引之曰此大本作霜降逆女冰洋殺止謂霜降  
始逆女至冰洋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洋殺止  
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洋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  
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洋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洋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  
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悞矣冰洋殺止指嫁娶  
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洋而言  
**視面** 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

**十六三太六尺**

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大六尺曲禮曰  
立視五雋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

尺而六之則為三大六尺也  
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悞  
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  
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猶大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証禮之中焉能思  
之先譙案王謂文貌猶大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証禮之中焉能思  
**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  
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  
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

**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

使遠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  
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轅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

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如掩蔽公道奉妒

昧者謂之交謫

文通於謫詐之人相成為患也○俞樾曰交讀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

之臣是交謫與如昧皆兩字平列

楊注曰交通於謫詐之人失之矣交謫之人妒昧之臣國之歲孽也

歲與穢同孽妖孽言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言而有行也

如器物雖不

能行國用也

而用也

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

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

其時所以富之也

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立

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

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

表蔡旌之言武王好善

容殷之賢人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士每世皆有俊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

人好獨

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

上作溺者不問遂而涉曰踐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蹠遂曰踐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

韓詩曰不由蹠遂而涉曰踐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蹠遂曰踐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

洪據以為說非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毛云芻蕘薪者

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

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盧分設並非二句又見王

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為類正義曰類例也

以其

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

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

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順人心然

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

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為來謂從他國

與新有昏暮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

力○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

用故不如晏子也○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

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畧也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

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

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

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

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式攻去邪公行子之之燕

云齊大夫也子

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志卑者輕物物輕

物者不求助

不求賢

苟不求助何能舉

既無輔助必

氏羌之虜也

傳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

其不焚也

墨謂為累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

幾為知計哉

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遠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郵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謂為豈○陳與曰崇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減也言利不過秋

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

方言靡也郭璞曰或作摩減字音摩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

滅摩與靡靡古同

通而通用說見唐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

明也眸而見之也

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

妙如眸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楊說未安以眸子審視

豈可但謂之眸乎

眸讀當為睇說文目部睇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眸相近釋名釋首飾曰年冒也眸之與睇猶年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瞽蒙曰低目謹視也從目秋聲亦與年

般相近荀子咸相篇身讓卡隨舉年光

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

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

還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息繁育也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贅孟子曰出疆必

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莫贅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

察于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鄉不脩幣大夫

不為場園

家鄉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取息之也治稼穡曰場園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

不為場園

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為場園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

不為場園

玩楊注亦是園字論語于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園即楊注所

本俞樾曰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家鄉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



取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家卿不脩幣施疑此大韋施  
力夫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柵說文木部柵落也柵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柵同  
籬落故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為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從士以上

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

句然故猶是故也免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

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

所竄其手○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措手也楊注失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

則刑罰多積財而羞無有○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重民任而誅不能○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

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義蓋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悞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隱聞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于利而行也若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二者亂之衢也○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富乎忍耻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不雨至斯極也○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王念孫曰羣書治要作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

婦葉山房石印



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民

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

尊大夫而已

差謂制葦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

成

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

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

過下

下魯邑莊子下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

問堯舜

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無有而求天府

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讀不

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載之博

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

贊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載當從虞說為六載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

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載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

求之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則可為堯舜六載之博則天府已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

也藏言六載之博可以得財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馬六載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技六著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弨曰貳當作載載之

六經也即君子之學如蛻蟬然遷之如蟬蛻也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

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無留善有善即行無宿問當時即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

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為難故

君子立志如窮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

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楊說非

日臨窮勞倦而不苟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

即院窮勞倦而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解傍於五兵而辭不懼臨大事而志不

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

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旗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脩痛呼

也安賀切宋本作鈐字書無考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為蓋茵假借為細

細又為為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褥如瀉曰細亦茵是其証茵

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俞樾曰

郝王之說瑤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為荀子作細席者其原大

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文是茵席也雨大雖異而實同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一日不懷道所謂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云雨

造次必於是也○郝懿行曰此語誤不可讀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

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懿行曰此語誤不可讀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

俞樾曰漢字疑衍大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

於信者誠言

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作誠言者貌言若誠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

矣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不足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

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

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於信者誠言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作誠言者貌言若誠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

婦葉山房石印

屢盟其心一也

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

則不在盟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言為可聞所以

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說皆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

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

太山之木也示諸櫟栢三月五月為櫟栢敝而不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請為實櫟栢

或三月或五月也櫟栢未詳或曰菜讀為薔謂輟輟輟輟也言櫟栢直木為牙至於輟輟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輟欲其眼也追而眡之欲

其情之應也鄭云輟輟輟輟之草也輟輟則木輟輟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輟蚤不輟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輟輟輟輟入輟輟中者蚤讀為瓜謂輟輟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天車

輪山之直木良匠燥之其員中規雖有槁舉不復贏矣

君子之櫟栢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茝臺本漸於蜜

醴一佩易之

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廡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盧文弨曰晏

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廉醴而賈匹馬矣說苑

家語畧同廉醴作鹿醴紫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滄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

各書俱一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

意注非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